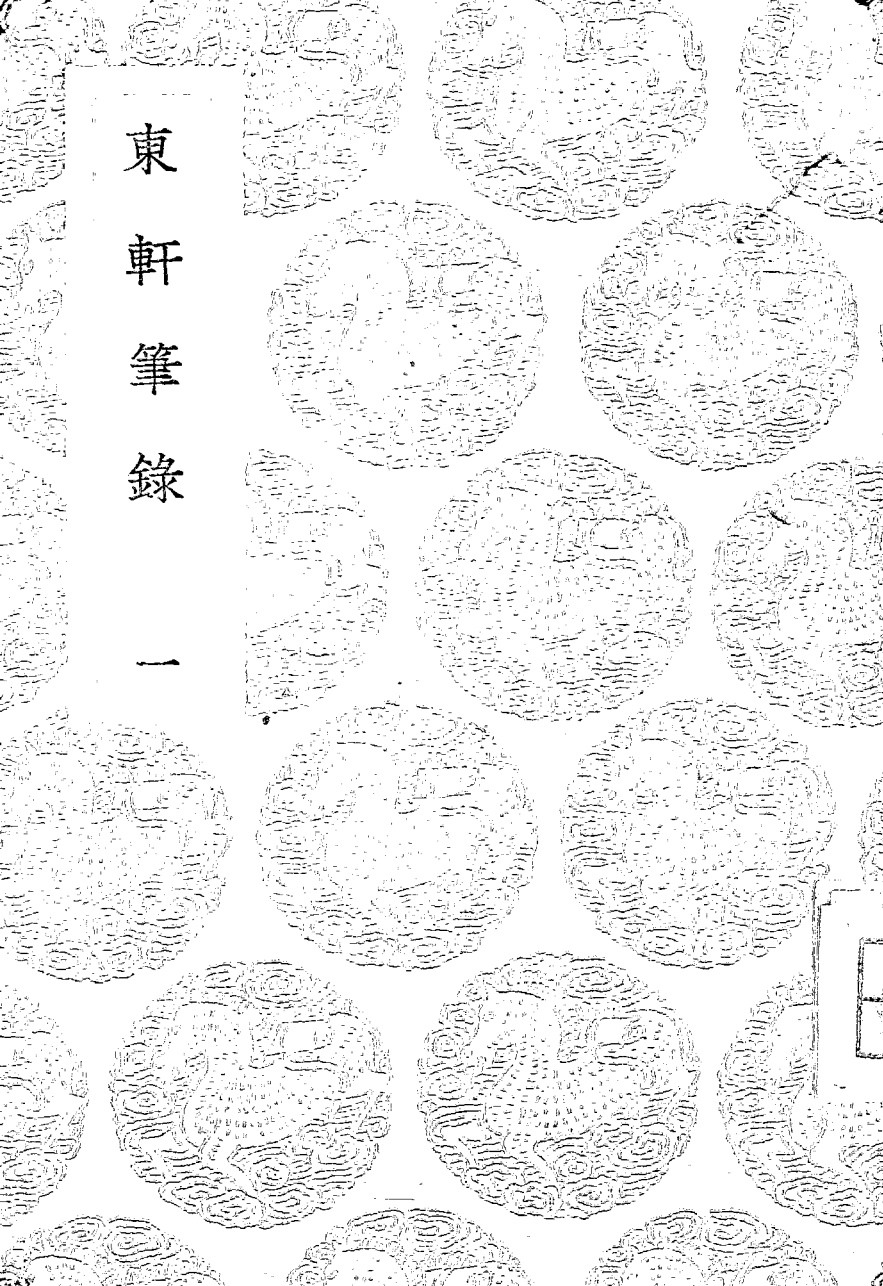


東軒筆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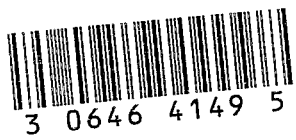
王雲五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軒集錄

(一)



3 0646 414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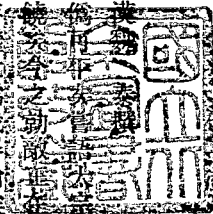
集錄

本館據稗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東軒筆錄卷之一

宋

臨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用平。太祖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今之勦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遠取河東。使與兩蕃接壤。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卽位。卽舉平晉也。

錢俶初入朝。旣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旣而皆如所處。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慤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

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晏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僊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嘔噎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搏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爲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藝祖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於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餼爐。世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迴舟。矢石終不能及。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脊。修。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踈遠寇讐。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

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命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實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爲相。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尙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

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眞宗。尙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奏曰。壽王眞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卽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眞宗爲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也。

眞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眞宗善設論。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鎬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閒地。眞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懇述。眞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鎬於是薦戚綸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眞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卽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眞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眞宗一夕召

寇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爲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鑿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辟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迴日卽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專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爲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屢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

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書降左承天門鷓尾上。既而又降於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哀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若孫奭、張詠。尤極詆訛。未幾朱能謀叛。天下愈知其詐。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會當國建議。以爲天書本爲先帝而降。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之誠慮微密。皆如此也。

東軒筆錄卷之二

哨廝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楮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哨氏自此衰弱矣。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眞宗仁宗位至侍中。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姦邪。及稍進用。卽啓迪眞宗以神僊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旣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盃注者。獻藝於廷。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盃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卽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种放隱終南山。往華山訪陳搏。搏聞其來。倒屣迎之。旣卽坐。熟視曰。君他日甚顯。官至丞郎。种曰。我之來

也。求道義之益，而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法合爲此官，雖晦迹山林，終恐不能安耳。今雖不信，異日當自知之。放不懼而去。至眞宗時，以司諫召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竟如搏之相也。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纒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卽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記。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

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踈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致徐鉉事，責爲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敘位。其人斂板曰：某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陳晉公怨自升朝入三司爲判官，旣置鹽鐵使，又爲總計使，泊罷參政，復爲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使歸班，晉公卽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爲三司使，而晉公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竊立事件，類爲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押字，旣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者矣。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離祭，卽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

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霽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淪茗。林麓迴抱。境亦幽勝。寇萊公謫守雷州。經此。酌泉誌壁而去。未幾丁晉公竄朱崖。復經此。禮佛留題而行。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至此寺。覩二相留題。徘徊慨歎。作詩以誌其旁。曰。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繼南行。層巒下瞰嵐煙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志。敘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

拾遺爲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壹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而恨不得爲眞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爲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雙引重金也。眼謂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白樂天詩也。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沈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峰腰斷。溪流鷺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眞宗。及敘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乞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衰衣明黼黻。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爲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府爲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淮擬雖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讎敵益衆。而抨彈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輕絃勢未安。孤飛殊不礙鸕鷀。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會當國。鄭公爲翰林學士。欲擢之。因作青州詩曰。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海鬪蛟龍。直鈞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真宗晚年欲策后。時王旦爲宰相。趙安仁參知政事。將問執政。會王旦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爲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於側微。恐不可母儀天下。真宗不懌。翊日以趙之語告王冀公。欽若冀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爲后。異時上果以冀公之言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作配聖主。真宗翊日以語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安仁嘗爲沈倫門客。真宗深以爲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轉一官爲天書扶持使。劉氏竟立。卽明肅太后也。冀公權寵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盤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恠其衣服百結。而胸懸盤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怒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謚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楊景宗卽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旣入掖廷。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墨其面。至無見膚。真宗幸玉清昭

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卽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景宗旣在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旣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撻擊人。世謂之揚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籍沒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

世歎異之。

又見十五卷

東軒筆錄卷之三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策真廟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凡詔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矯真宗上仙，乃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敍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滿滌其冤，贈中書令，諡曰忠愍。又贈楊億禮部尙書，諡曰文。凡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詔雪之。故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闇，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真宗崩，丁晉公爲山陵大禮使。宦者雷允恭爲山陵都監，及開皇堂，泉脉盆湧，丁私欲庇覆，遂更不聞奏，擅移數十丈。當時以爲移在絕地，於是朝論大誼。是時呂公夷簡權知開封府，推鞠此獄。丁旣久失天下之心，而衆咸目爲不軌，以至取彼頭顱，置之郊社云云。獄旣起，丁猶秉政，許公雅知丁多智數，凡行

移推勘文字及追證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無及丁之語獄具欲上聞丁信以爲無疑令許公對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之事謂竟以此投海外許公遂參知政事矣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的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讎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悔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云上昭文和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云須俟王公見客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封遽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晉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鷗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兇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作青衿集百餘篇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傳鼓海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題詠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祕書監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髡髮無班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爲其子瑛數月呼傳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之際付囑後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大變不惧眞異人也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爲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

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請在陶鑄之末。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呂許公夷簡爲相日。文潞公彥博爲太常博士。進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常踐某位。夏莫公竦。謫守黃州。時龐頴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他日富貴。遠過於我。旣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幽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宰相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闔朗。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蕪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

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爲右正言。然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花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

文章隨時風美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樛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修性褊窄。少合初任。海州參軍。以氣陵通判。遂爲搢搯。削籍繫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過詩。自敘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卽遇盜。或臥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修就手奪取。瞑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仁宗聖性好學。博通古今。卽位常開邇英講筵。使侍講侍讀。日進經史。孜孜聽覽。中昃忘倦。有林瑀者。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祕義。每當人君卽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爲人君所行之事。其說支離詭駁。不近人情。及爲侍讀。遽奏仁宗曰。陛下卽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駭其言。翊日問賈魏公。昌朝魏公對曰。此乃誣經籍。以文姦言。真小人也。仁宗

大以爲然。於是逐瑀。終身不齒矣。

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與文章尤尙奇澀。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以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其年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詩曰。弄樁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迴。荒墳斷隴纒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於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呂許公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眞宗知其可爲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爲郡守。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敕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爲翰林學士。萊州阿芸謀殺夫。以爲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爲輔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劾而首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五代任官不權輕重。凡曹掾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爲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今優譚之言。多以長官爲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選人。用三員保任。方得爲縣令。當時推行其言。自是縣令得人。民政稍稍舉矣。

唐宋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爲唃廝囉。始甚強盛。自祥符間。屢於三都谷。勢遂衰弱。視中

國爲神明。惕息不敢動。異時與回鶻皆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及元昊將叛。慮唃廝囉氏制其後。舉兵攻破萊州。諸羌南侵。至於馬銜山。築瓦川。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廝囉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爲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爲唃廝囉氏尚在河隍間。又與元昊世讎。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仁宗然之。寶元二年。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渙自古渭州抵青堂城。始與唃廝囉氏遇。渙爲述朝廷之意。因以遼川都統爵命授之。俾犄角以攻元昊。渙囁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於牽制。而唃廝囉氏復與中國通矣。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觔。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

一清涼散卽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東軒筆錄卷之四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張立甚久。而青尙未坐。殆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歐陽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倩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旣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己文。以贊而稱美之者。卽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報丘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得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貿易。以具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承例賣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預會之。

客亦醺金有差。酒酣命去優伶。却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願預醺廟會。而舜欽不納。定銜之。遂騰謗於都下。旣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耕爲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爲定發也。

劉待制元瑜旣彈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爲之一空。劉見宰相曰。聊爲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郊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籬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囚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敍及養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網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廢爲民。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年四十餘卒。

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責吏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於是以參知政事爲河東陝西安撫使。時呂許公夷簡謝事居園田。文正往候之。許公問曰。何事遽出也。范答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卽還矣。許公曰。參政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文正諭其旨。果使事未還。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州懷之。畫其像於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修責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願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

青史上壁。開容貌。任昏曜。皆用其表中語也。

蘇舜欽奏。邸之會。預坐者多。館閣同舍。一時被責十餘人。仁宗臨朝。歎以輕薄少年。不足爲臺閣之重。宰相探其旨。自是務引用老成。往往不愜人望。甚者語言文章。爲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楊安國之在經筵。是也。

御史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關吏每聲諾。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關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邪。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楚執中性滑稽。譎玩無禮。慶曆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進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師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薦於韓公。執中曰。虜之族帳無定。萬一遷徙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兼程矣。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邪。韓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驢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公怒其無禮。遂不使之入幕。然

四路進兵亦竟無功也。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遽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內。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返。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諷導。當爲罪魁矣。崇勳大懼。馳告明肅。於是始允所請。

王文正公曾在中書。得光州奏祕書監丁謂卒。文正願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英宗卽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復獻繼聖圖。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歲。天書降後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復是天慶節。是天書於二紀已前。爲陛下降聖之兆也。又邇來市民染帛。以油漬紫色。謂之油紫。油紫者。猶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視仁宗爲諸父。此猶子之義也。又云京師自二年來。里巷間多云着箇羊。陛下生於辛未。羊爲未神。此又語瑞也。又以御名拆其點畫。使兩目相並。爲離明繼照之義。其言詭誕不經。英宗聖性高明。尤惡諂諛書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書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鑿。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踴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

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神宗皇帝在春宮時。極冲幼。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主上顧曰。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睿明。可謂聞一知十矣。

熙寧十年夏。京輔大旱。主上以祈禱未應。聖慮焦勞。一夕夢異僧。吐雲霧致雨。翊日甘澍滂足。遂以其像求之。旁閣中。乃第十尊羅漢也。上之精虔感應如此。時集賢王丞相珪。有賀雨詩。略曰。良弼爲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卽其事也。

歐陽修致仕居穎。蔡承禧經由上謁於私第。從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豈天下所望也。歐陽公曰。吾與世多忤。晚年不幸爲小人誣。止有進退之節。不可復令有言。而嫉逐也。今日乞身已爲晚矣。小人蓋指蔣之奇也。歐陽公在穎。唯衣道服。稱六一居士。又爲傳以自序。

王荆公安石當國。以徭役害民。而游手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則農役異業。兩不相妨。行之數年。荆公出判金陵。薦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免役錢依舊。而撥諸路閑田募役。旣而閑田少。役人多。不能均濟天下。方患其法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毀乙。故壞新法。於是不行溫卿之言。依舊給錢募役。

王荆公當國。始建常平錢之議。以謂百姓當五穀青黃未接之時。勢多窘迫。貸錢於兼并之家。必有倍蓰

之息。官於是結甲請錢。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濟貧民。而抑兼并之道。而民間呼爲青苗錢。范鎮時以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誤會此意。將謂如建中間稅青苗於田中也。遽上疏略曰。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貴而散之。賤而斂之。雖堯舜禹易也。青苗者。荒亂之世。所請青苗在田。賤估其直。斂收未畢。而責其償。此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所以驚疑也。疏奏請。衆謂不然。落翰林學士。守本官致仕。制有舉直措枉。古之善政。服讒蒐慝。義所常誅。蓋謂是也。

常平法既行。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百姓率不願請。往往追呼抑配。深爲民害。主上俾覺同府界提點。往諸縣體量。有無追呼抑配之事。孫而奏曰。敢不虔奉詔旨。卽日治行。既而又上疏曰。臣聞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諫省。以言語爲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所有同體量指揮。望賜寢罷。王上怒其反覆。落同修起居注。知廣德軍。

曾布爲三司使。極論京師市易不便。其大槩以爲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巧。爲挫抑。故朝廷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昂其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雖然。官中非覬利也。特欲抑兼并耳。必也官無可買。官無可賣。卽是兼并不敢侵牟。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呂嘉問提舉市易。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須俟官中買足。方得交易。以息錢多寡。爲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唯恐裏之不盡。而取息不夥。則是官中自爲兼并。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事下兩制詳議。而呂惠卿以爲沮壞新法。王荊公大怒。遂

置獄勅其事。又三司會計差失。卽以爲上書詐不實。曾落翰林學士知制誥。以起居舍人知饒州。惠卿遂參知政事矣。而市易差官置物疇勞如故。

常秩以處士起爲左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不踰年。待制竇文閣。兼判太常寺。中間謁告歸汝陰。主上特降詔。自秩始也。會放進士徐鐸榜。秩密以太學生之薄於行者。籍名於方冊。矜懷袖間。每唱名有之。則揭冊指名進呈。乞賜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或與執政語。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爲沮。遂謁告不朝。一日翰林學士楊繪。方坐禁中。俄有報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繪口掌判事。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詢其來之故。卽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探刺消息。楊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於法。則連及待制。汝速出。無取禍也。先是秩未謁告時。差護向經葬事。至是經葬有日。上親奠祭。護葬官例合迎駕。秩不候朝參。而出迎駕於經門。上祭奠畢。登輦而去。亦不顧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參而出就職。又嘗私覘禁中。臺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旣而卒。或云。方卒時。狂亂若心疾。將自殺者。然未得其詳。

東軒筆錄卷之五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間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議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極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選人鄭俠監安上門。遂畫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其詞激訕。譏訕往往不實。書奏。俠坐流竄。而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是時平甫以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判官告院。坐此放歸田里。逾年起爲大理寺丞。監真州糧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其罪。而又不壽。世共惜臺官希執政之旨。且將因此以悅荆公也。余嘗爲挽詞二首。頗道其事。云海內文章傑。朝廷亮直聞。黃瓊起處士。子夏遵修文。貝錦生遷怒。江湖久離羣。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勳。又曰。今日臨風淚。蕭蕭似綆塵。空懷徐稚絮。誰立鄭玄碑。無力酬推轂。平時憤抵巇。何人令枉狀。路粹豈能爲。蓋謂是也。

馮京與呂惠卿同爲參知政事。呂每有所爲。馮雖不抑。而心不以爲善。至於議事。亦多矛盾。會鄭俠獄起。言事者以俠常遊京之門。推劾百端。馮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會州。舍人錢藻當制。

有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爲一節不撓之語中丞鄧綰懼馮再入又將希合呂公違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狗俗懷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而藻竟罷直院。

熙寧七年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藥而遣火延燒計府自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遼部本監役兵往救火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爲對翊日迪奪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選用尙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府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并州。

神宗卽位岐王嘉王猶在禁中祕書丞章辟光獻言乞遷於外而朝論以爲疎遠小臣妄論離間於義當議有旨送中書王荆公以爲其言非過依違不行會中丞呂誨極言其不可而兼及荆公遂奪辟光官降衛州監稅。

延州當西戎三路之衝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東北懷寧寨而懷寧直橫山最爲控要頃薛尙种謬取綏州建爲綏德城據無定河連野鷄谷將謀復橫山而朝廷責其擅兵二人者皆黜罷熙寧五年韓丞相絳以宰相宣撫陝西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賓草坪正東築吳堡將城銀州會抽沙不可築而

罷。遂建羅兀城。欲通河東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糧運不繼。言事者屢沮止之。旋屬慶州卒叛。邊班師。韓以本官知鄧州。副使呂大防奪職。知臨江軍。棄羅兀等城。而河東路不能通矣。

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荆公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治。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始與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所誣。會荆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太一宮舊在京城西蘇村。謂之西太一。熙寧初。百官奏太一臨中國。主天下康阜。詔作宮於京城之東南隅。謂之中太一。方歲事。命三司副使李壽朋往蘇村祭告。是日壽朋飲酒食肉而入。俄得疾於殿上。扶歸齋廳。七竅流血。肩輿上道。未及國門而卒。

翰林故事。學士每白事於中書。皆公服鞞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爲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於中書。其中學士皆鞞足乘笏。而惇獨散手繫鞋。翰林故事十廢七八。忽行此禮。大喧物議。而中丞鄧綰尤肆抵毀。既而罷惇直院。而繫鞋之禮。後亦無肯行之者。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某人。勾當進奏院。忘其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日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

荆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尙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爲參政而去。旣而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爲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勅。上察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知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王安國著序言五十篇。七初卽位。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同以序言進上。御批稱美。令召試學士院。將不次進用。而大臣有不喜者。止得兩使職官。從辟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後中丞呂誨彈奏。王荆公猶引以爲推恩太重。平甫博學士。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好惡。雖與荆公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爲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紀。而僅獲寸進。讒夫一言。而應聲榻翼。蓋謂是也。

王觀文詔始爲建昌軍司理參軍。時蔡樞密擬提點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顧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王調官關中。遂謁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者皆示之。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王悅之以爲可行。後掌秦州機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詔兼管勾蕃部。自是其謀浸廣。欲進收蘭州鄯廓。知秦州李師中以爲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驛參驗其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旣而郭逵等又劾詔侵盜官物。興起大獄。俾蔡確推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意。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河疊宕西團。爲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

職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歲滿除知興元府。先是由判曹得監司者甚衆。枚素有所望。洎得郡。殊自失。歷干執政。皆不允。時陳升之知樞密院。枚往謁求薦。陳公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士。枚愀然嘆息。曰：興元道遠。枚本浙人家。貧無力之任。惟有兩女當賣。人爲婢。庶得費以行耳。陳公鄙其言。遽索湯使起。枚得湯三奠於地而辭去。陳大駭。是時枚將還浙右待闕。已登舟。其日作詩書於船窗曰：西梁萬里。何時到。爭似懷沙入九泉。是夕溺死汴水。初執政以枚無正室。疑姦吏而謀殺者。方將窮治。會陳公言賣女奠湯事。及得臚間自題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也。

呂升卿爲京東察訪。遊太山。題名於真宗御制封禪碑之陰。刊刻榻本傳於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承禧爲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爲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旣而鄧綰又言升卿兄弟。頃居喪潤州。嘗令華亭知縣張若濟置買土田。若濟遂因此貸部民朱庠。衛公佐。吳延亮。盧及遠押司錄事王利用等錢四千餘貫。強買民田。旣而若濟坐賊事發。惠卿已在中書。百計營救。及言惠卿縱親情。鄭膺干撓政事。如此等事。凡十餘端。猥不可具載。朝廷起獄於秀州。旣而惠卿罷參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升卿和州監酒。濫卿勒停。張若濟除名編管。緣此黨人降黜者紛紛矣。

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叶。荊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匪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爲沮法。荊公以爲然。堅乞罷相。

神宗重違其意。自禮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改吏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麻旣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旣而鄧綰鄧潤甫枉狀發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敕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賦以造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事夤緣事故。非議前宰相者甚衆。而朝廷綱紀。幾於頽紊。天下之人復思荆公。天子斷意。再召秉政。鄧綰懼不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張諤爲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覬望。意旨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旣而惠卿出亳州。綰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張諤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一。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其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終老栢青。蓋謂是也。

王荆公再爲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其子雋機謀。而雋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求閑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省荆公。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

憤罵不止。葉均俯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追吳生。吳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不知其事也。頃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喧忿於庭。荆公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挾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詣荆公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荆公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於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日。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於所居金陵。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旣而華山震。阜頭谷圯折數十百丈。蕩搖十餘里。覆壓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詞略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卷之六

韓魏公以病乞鄉郡。遂以使相待中判相州。旣而疾革。一夕星隕於園中。櫪馬皆鳴。翊日公薨。上爲神道碑。具述其事。

熙寧初。朝廷初置條例司。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司。及俵常平錢。收二分之息。時韓魏公鎮北部。上章論其事。乞罷諸路提舉官。常平法依舊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於章表。其說從容詳悉。無所傷忤。有皇城使沈惟恭者。輒令其門客孫棐。詐作魏公之表。云欲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表成。惟恭以示閣門使李評。評奪其藁以聞。上大駭。下惟恭。孫棐於大理。而御史中丞呂公著。因便坐奏事。猶以棐言爲實。上出魏公章送條例司。惟恭流海上。孫棐杖殺於市。罷公著中丞。出知潁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而與對。乃厚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蓋因此耳。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時王荆公初及第。爲校書郎。簽書判官廳公事。議論多與韓公不合。泊嘉祐末。魏公爲相。荆公知制誥。因論起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爲糾察刑獄。駁開封府斷爭鵠鶉公事。而魏公以開封爲直。自是往還文字甚多。及荆公秉政。又與常平議不合。然而荆公每評近代宰相。卽曰韓公。韓公薨。爲挽詞曰。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又曰。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王荆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任。時沈括爲三司使。密條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事。獻于吳公。吳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爲人。而蔡確爲御史知雜。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之願否。是時沈括實爲兩浙路察訪使。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爲信。故推行無疑。今王安石出。吳充爲相。括乃狗時好惡。詆毀良法。考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況括身爲近侍。日對清光。事有可言。自當面奏。豈可以朝廷公議。私於宰相。乃挾邪害政之人。不可置在侍從。疏入。落括翰林學士知制誥。以本官知宣州。

京師有僧化成。能推人命貴賤。予嘗以王安國之命問之。化成曰。平甫之命。絕似蘇子美。子美。舜欽字。及平甫放逐逾年。復大理寺丞。既卒。年四十七。與舜欽官職廢斥。年壽無小異者。

熙寧十年。京師旱。上焦勞甚。樞密副使王韶言。昔桑弘羊爲漢武帝籠天下之利。是時卜式乞烹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務剝削民利。十倍弘羊。而比來官吏失於奉行。者多至黜免。今之大旱。皆由呂嘉問作法害人。以致和氣不召。臣乞烹嘉問。以謝天下。宜甘澤之可致也。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鍾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常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當以兆告。

我。是夕暮奠。若有音聲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曾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僇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

熙寧五年。辰州人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上書。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錦州。地接施黔。犍牂。世爲蠻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據。地產硃砂。水銀。金布。黃臍。良田數千萬頃。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師壓境上。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地爲郡縣。書奏卽以章惇察訪荆湖南北路。經制南江事。章次辰州。遂令李資張竑。明夷中僧願成等十餘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資等褊宕無謀。褻慢夷境。遂爲蠻酋田元猛所殺。章知不可以說下也。卽進兵誅斬。而建沅懿等州。又以潭之梅山。邵之飛山。爲蘇方楊光潛所據。遂乘兵勢。進克梅山。建安化縣。又令李誥將兵取光潛。師至飛山。扼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頴居憂於鼎州。目覩其事。遂以書詆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事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屍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惇病其說。且欲其分功以啗之。乃上言。昔張頴知潭州。益楊縣。嘗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頴之議也。朝廷賜頴絹三百疋。而執政猶患其異議。會頴服闕。乃就除爲江淮發運使。便道之官。而不敢食魚之說息矣。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辨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

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闔柙。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公恥爲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新法。旣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闔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

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六年。卽爲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滯於館職甚久。熙寧初。冬月。聖駕出。館職例當迎駕。方序立。次。衡願同列。而嘆曰。頃年迎駕于此。眼看凍倒。掌禹錫。倏忽已十年矣。執政聞而憐之。遂得同修起注。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爲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太尉。因作詩曰。雞聲初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怡聲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

蔡挺自寶元以後。歷邊任。至於熙寧初。猶帥平涼。會邊境無事。因作樂歌以教邊人。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此曲盛傳都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曾肇爲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修將作監勅。會其兄論市易事被責。執政怒未已。遂罷肇主判。滯於館

下。最爲閑冷。又多希旨窺伺之者。衆皆危之。曾處之恬然無悶。余嘗贈之詩。有直躬忘坎窞。辭屐任磴。旣蓋謂是也。旣而曾魯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狀。上覽而善之。卽日有旨。除史院編修官。復得主判局務。

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釀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勝勝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爲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旣而擢中爲國子監直講。以爲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參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爲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爲敗風俗。而身抵賅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爲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熱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熱熱。皆當時鄙語。

熙寧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旣逐呂惠卿。而門下之人。復爲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則庶幾可留也。所謂殊禮。以丞相之禮。雩爲樞密使。諸弟皆爲兩制。婿姪皆館職。京師賜地宅田邸。則爲禮備矣。綰一一如所戒而言。上察知其阿黨。亦領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曰。卿勉爲朕留。朕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

臣有何欲。而何爲賜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縮所上章。荆公卽乞推劾。先是縮欲用其黨方揚爲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而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彭汝礪。縮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爲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卽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縮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奪校書爲漳州推官。縮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褻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張謬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事。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拆。王荆公秉政多主謬言。故凡司農啓請。往往中書卽自施行。不由中覆。賣廟勑旣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酬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謬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張謬判司農寺。吏人盜用公使庫錢。事發下開封府鞫劾。久之未決。謬陰以東禱知府陳繹。俾勿支蔓。繹遂滅裂其事。上頗聞之。遂令移獄窮治。盡得謬請求之迹。獄具落謬直舍人院。追兩官勒停。落繹翰林學士。降授秘書監。知滁州。

曾魯公識度精密。達練治體。當其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東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東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

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禍。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王荆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觀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鍾山松竹替埃塵。只將鳧鴈同爲客。不與龜魚作主人。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尙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凡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會秋試有期。而御史黃廉上言。乞不令直講判監。爲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凡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卽以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卽此二說。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參知政事元絳之子耆寧。嘗私薦其親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沈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耆寧及監判沈季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懿。葉濤。龔原。王沈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沈季長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耆寧落館職。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沈之余中皆除名。其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

東軒筆錄卷之七

熙寧八年。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爲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爲相。化成曰。呂給事爲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鷓鴣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旣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年。日眞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誚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之非。旣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羣牧。薄晚來過廳。方卽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者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旣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口河之役。高遵裕爲總管。有高學究者。以宗人謁遵裕。因隸名軍中。會王觀文詔以兵攻香子城。學究從行。是日合戰大勝。至晚旋師。寨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賀。獨不見高學究。遵裕歎曰。高生且死於敵矣。已而士卒獻俘馘於庭。以燭視之。則學究之首在焉。遵裕大駭。卽推究所斬之人。有軍士遽伏罪曰。是軍回日暮。見高生獨騎。遂斬以冒賞。詔大怒。磔軍士于轅門。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

殺之。竟以悖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鬩。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薄不肅。荆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荆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澁。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於是以脚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有諺語曰。昔有磨_去磨_平漿水。今見碓搗冬凌。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時竇卞通判汝州。與之接熟。爾後卞知深州。永年復爲州監押。益相親暱。遂至通家。旣而卞在京師。永年求監金耀門書庫。卞爲干提舉監司楊繪。繪遂口之。永年常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曰。白玉蓮花盃。其褻狎至是。後永年盜賣庫書。事發下獄。永年引卞繪嘗受其饋送。乃嘗納璣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有兩制交通匪人。至爲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降爲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監舒州靈隱觀。明年卞卒於貶所。繪性少真。無檢操。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爲荆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爲恥。叱妓入。撻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遽欲徹席。師文狂怒。奮拳毆繪。賴衆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爲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先築室于二塚之間自其家竅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以揜覆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盜甚懼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噪之聲盜益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響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襯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甃爲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帶壹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恚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旣而貨張墓金孟子于市爲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王荆公舊交公作詩曰吳與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臨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與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正直聰明神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也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册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旣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

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遂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卽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翊曰。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遞遷矣。旣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臣姦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插左貂。窮臆使馳驅。邪媛將夸侈。中賣金十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纒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鬪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旣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初陳。狡猾彼非一。儉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唯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傍有側目。暗啞橫詆叱。指言爲罔上。廢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禁魑魅。甘且同飴密。旣如勿可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必。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爲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爲異物。內外臣恟恟。陛下何未悉。卽敢救者誰。襄執左史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嘯。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以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有嗟咄。翊曰。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

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鷸。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駉駉。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塗。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饑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醞醑。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恠。已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慚。況茲別乘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爲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故今盡錄。

唐子方始彈張堯佐。與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公。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爲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作詩送唐。略曰。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厚顏之句。爲奎發也。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旣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褻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旣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褻孩兒矣。

越州僧顯成。客京師。能爲符籙呪。時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呪而止。雱雖德之。然性靳嗇。會章惇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略溪洞。或云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雱即薦成於章。章至辰州。先遣張裕。李資明。夷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裕等至洞。而穢亂蠻婦。會田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來使。斬剝于柱。次至成。成搏頰求哀。元猛素佛事。乃不殺押而遣之。願成不以爲恥。乃更乘大馬。擁槌斧。以自從。稱察訪大

師猶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時又有隨州僧知緣嘗以醫術供奉仁宗、英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遂因執政上言乞往鄯廓見董氈說令納地上召見後苑賜白金以遣行遂自稱經略大師深爲王韶所惡罷歸朝廷憐其意猶得左街首座卒。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爲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旣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旣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績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旣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王沂公會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

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亦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旣以許臣請卽今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晚年睽異勢同水火當時士大夫各有附麗故慶曆中朝廷有黨人論矣

東軒筆錄卷之八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卽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熙寧初。有朝士忘其氏。知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占籍是邑。一旦爲盜斫墳塋之松檟。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爲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獨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時又有周師厚者。爲荆湖北路提舉常平永利。是時初定募役之法。師厚書成。上於司農。其間曰。散從官逐月傭錢三貫文。如遇差作市買。卽每月添錢一貫文。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卽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論。時耿爲侍御史。遂以轉運使耿拜命。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奉荔支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

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泊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于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劉敞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譏。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象馴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敞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敞聞而歎曰。旣爲馬嘿。豈合魅噫。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荆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旣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敞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熙寧中。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公事。未幾。以父魯公憂解去。服除。判司農寺。舊例百官以事至中書。卽宰相據案。百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卽宰去案。敘賓主。東西行坐。時謂之掇案。及孝寬之至。司農也。吳正憲公當國。不以前兩府禮之待之。每至中書。不爲掇案。自後。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儒詣中書。孝寬不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儒爲兩浙提刑。以張瓌判寺。瓌爲翰林學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長也。異時白事。皆瓌詣中書。而孝寬亦竟不至。於是正憲知其果以掇案爲嫌。而世亦譏其隘矣。

尙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

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頌寄聲。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盾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歎曰。吾不遇是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蕭注在仁宗時。以閣門使知邕州。幾十年。屢獻取交趾之謀。朝廷不從。末年交趾寇左右江。殺巡檢左明。宋士堯等。注坐備禦無狀。降爲荆南鈐轄。是時李師中爲廣西提點刑獄。又言注在邕州。擅發洞丁採金鑛。無文歷鈎考。遂下注桂州獄。獄具。貶秦州團練副使。移洪州節度副使。英宗卽位。起爲監門衛將軍。邠州都監。移渭州鈐轄。又知寧州。神宗卽位。王荆公執政。注度朝廷方以開邊爲意。又以黜官未復。思有以動君相之意。乃言向日久在邕州。知交趾可取。朝廷遽召復閣門使。俾知桂州兼廣西經略安撫。注至桂二年。而繆愆無狀。有旨召還。死於潭州。然朝廷尙以交趾爲可取。又以沈起知桂州。起至桂。先取宜州。王口寨。而兵屢折衄。又作戰繼。聚軍儲。雖興作百端。而不中機會。朝廷疑其逗遛。移知潭州。而以劉彝守桂。旣而計謀誼露。一旦交趾浮海。載兵繫陷廉白。欽三郡。圍邕州。僅四十日。城陷。殺知州蘇絨。屠其城。掠四郡生口。而去。朝廷盡鑿前後守臣之罪。以次貶出。贈蘇絨節度使。料秦晉銳兵十萬人。發車騎討南。詔以趙高爲經略使。高引郭達共事。遂以達爲宣徽使。而高副之。達頓兵邕州。久之。進克廣源州。杭郎縣。而賊據富良江。以扼我師。達閉壁四十日。竟不能度。旣而糧道不繼。瘴毒日甚。

十萬之衆死亡十九。僅得交趾降表。遂班師。朝廷奪達宜徽使而斥之。高亦削官。而建廣源爲順州。明年交人始入貢。廣源嵐瘴特甚。自置州。凡知州及官吏戍兵。至者輒死。數年間死者不可紀。每更戍之卒。決知不還。皆與骨肉死別。至舉營號哭不絕者月餘。以是人情極不安。會曾布帥桂。擒得交趾將儂智春。交人稍懼。會因建議。乞因此機會。許交趾還向所虜生口。而棄順州。朝廷從之。明年交人歸生口數百。遂以廣源與之。復會龍圖閣直學士。將佐遷官有差。自蕭注等爲經略。或挾詐以罔上下。或不綏禦遠人。致陷四郡。而郭達逗撓自斃。僅得廣源。又不可守。竟棄之。生口十不得一。而朝廷財費億萬。二廣之民。自此大困。

侯叔獻爲汜縣。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估。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爲膏腴。府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與族矣。前已估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賈魏公當國。欲添爲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銜命。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汜。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語之。叔獻歎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爲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直計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俵。民間預買箭箠。鷓鴣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淮南。而預買翎稈未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懼不敢開拆。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

而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爲便。道古大驚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爲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國矣。卽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實荷公惠。柰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卽召見佃百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莊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爲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買之。必遣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撤廩。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聽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爲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之爲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旣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官。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勾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兆。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雜買務。今後乞不令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具供過物。口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矣。

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歌詩。願內翰訪求之。元

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略曰。豈意詩僊來鳳沼。爲傳賈客過雞林。卽其事也。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云。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卽兵民渴死矣。元昊卽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卽斬戎而解去。此時雖幸脫。然終以無水爲憂。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句當公事鄧子喬往視其地。子喬曰。古有拔軸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瑾土。卽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吳奎爲參知政事。會御史中丞王陶以韓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兩府。奎乃上章言爾來天文譎見。皆爲王陶召之。又嘗於上前薦滕甫可爲邊帥。上問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將略可取。至於驅幹膂力。自可被兩重鐵甲。異時上語其事於侍臣。且曰。吳奎論事。大概皆此類也。

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箱。命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城。謀用間以離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語信曰。我有書答野利相公。若我爲賣之。卽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案外苦寒。吾爲若納一襖。

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信始及山界。卽爲選兵所擒。及得賣書。以見元昊。元昊發其書。卽尋常寒暄之間。元昊疑之。遂縛信拷掠千餘。至脇以兵刃。信終言無它。元昊益疑。顧見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焚折。卽中得與遇乞之書。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箱人馬爲內應。儻獲元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元昊大怒。自此奪乞之兵。旣又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有侵掠之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貢。信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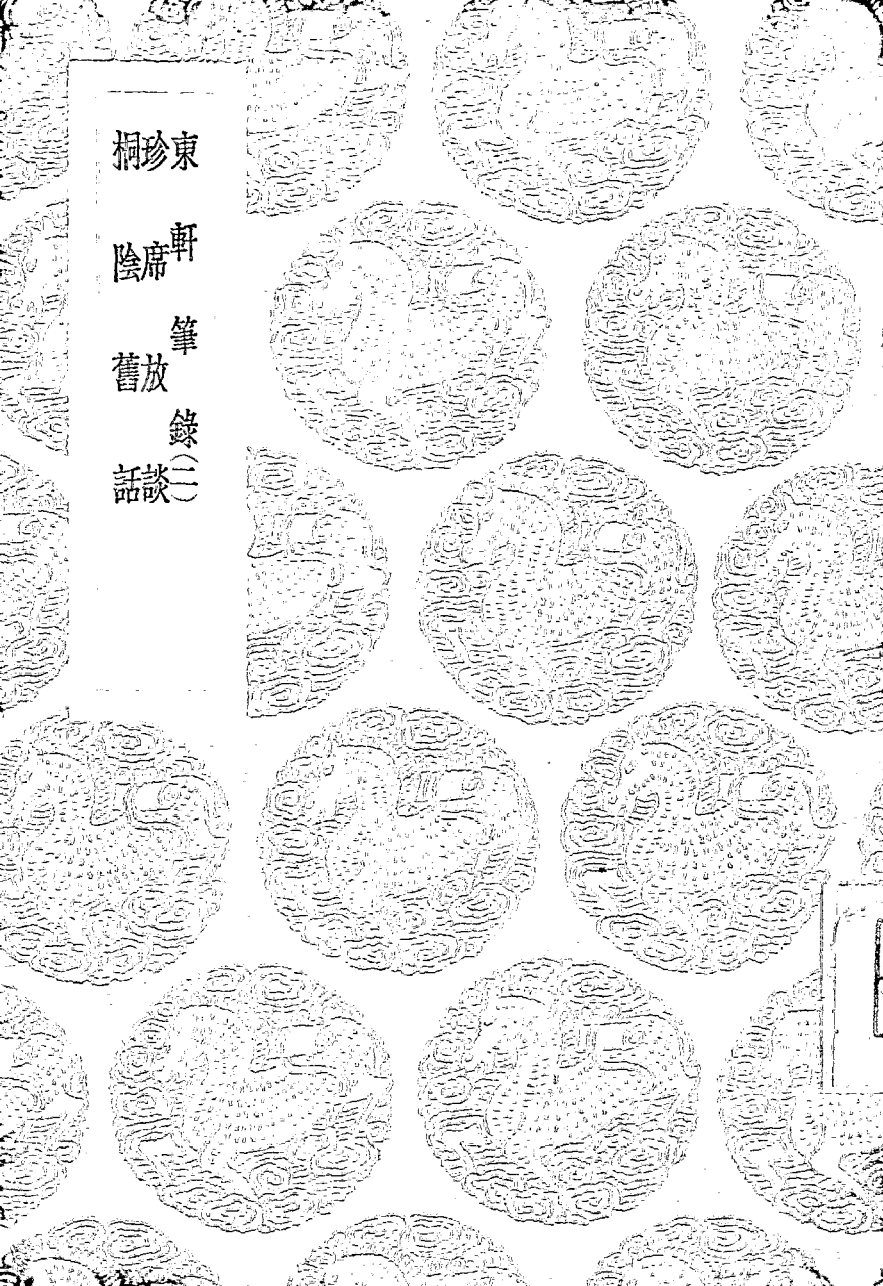
3
4
:2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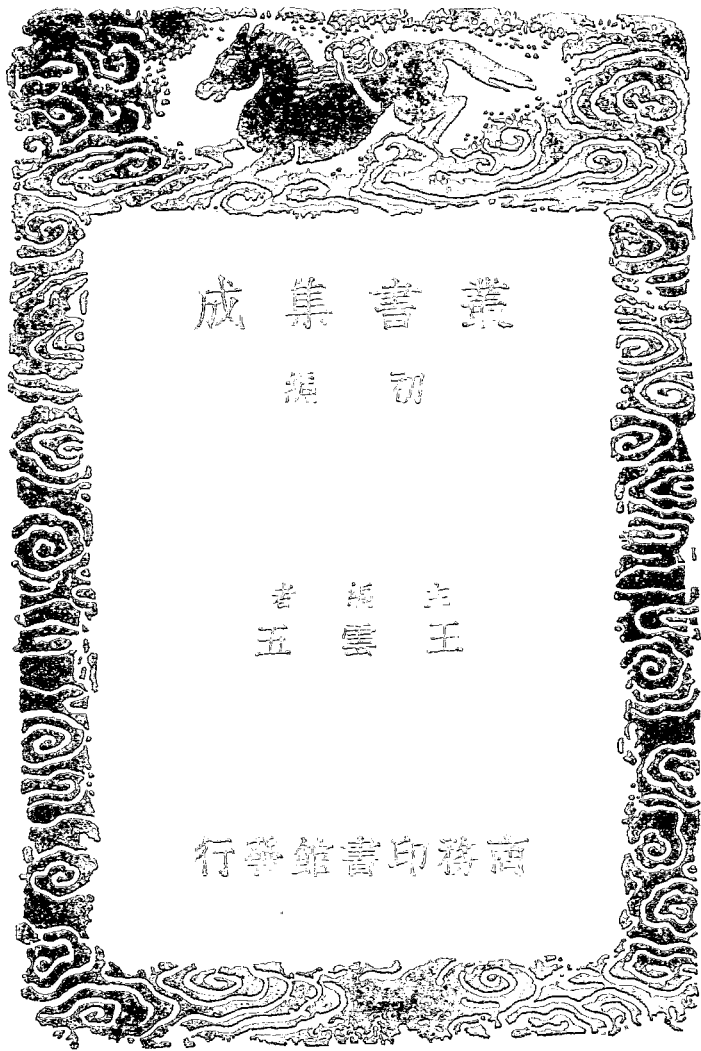
東珍桐

軒席陰

筆放舊

錄(三)
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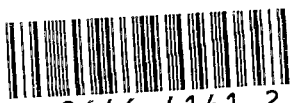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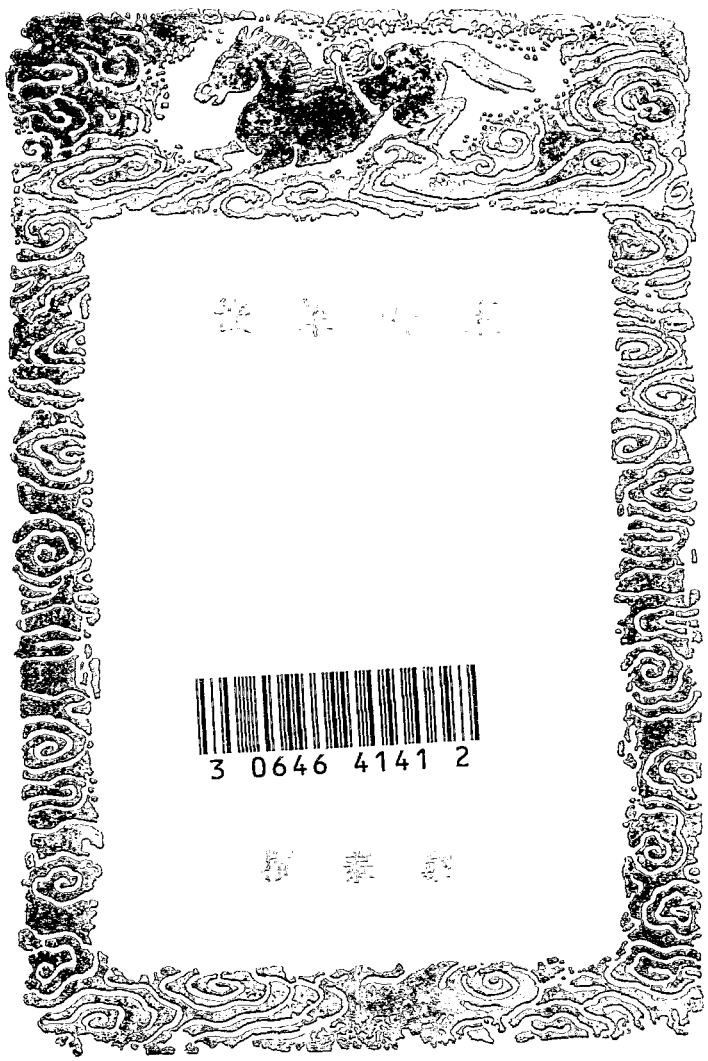


成集書業

編訂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華館書印務商



3 0646 414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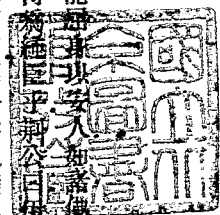
5 5 5

東軒筆錄卷之九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無非以安人知諸佛善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德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劉敞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敞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敞。敞不校。旣而御史張戢程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敞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陳恭公執中爲相。事方嚴。少和裕。尤惡士大夫之急進。慶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鹽利害。朝廷遂除祥。陝西提刑兼制置鹽事。祥詣中書。巡白曰。提點刑獄而兼利權。殆非無故。乞納敕別俟差遣。恭公曰。提點刑獄。乃足下資序合入。制置鹽事。乃國家試才。比已降敕陝西都運司。以解鹽事盡交與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將如何也。苟有補於朝廷。固不惜一轉運司也。若靜言庸違。自有誅責。豈可預欲僥求。祥以言中其隱。震灼而去。至和初。王荆公力辭召試。而有旨與在京差遣。遂除羣牧判官。時沈康爲館



職詣恭公曰。某久在館下。屢求爲羣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帶職朝官。又歷任比某爲淺。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資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亦常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顏。視王君宜厚矣。康慚沮而去。

明肅太后臨朝。製真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鞠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司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孺爲軍巡判官。喜詐僞。能爲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怪而問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爲太后言之。太后歎其清苦。卽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貸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卻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棄市。而賃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卻來耶。聞者駭笑。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沽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晨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晉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卽發倉賑濟。旣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

才度巖巖之險。便與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會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子養。故一境闕子無大闕者。一日謁會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而尙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卽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

熙寧初。富鄭公弼。會魯公公亮爲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忬。王荆公安石。爲參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顛。錢顥之倫。尤極詆讐。天下之人。皆莫爲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去。唐質肅屢爭上前。不能。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取爲。王荆公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公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

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爲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士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泊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爲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尙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卻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憐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于甜水巷。馭者懼逼夜禁。急鞭馬躍。許失綏墜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于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得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且懼獲墜馬之罪。遽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叫。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迨宅門開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事奏罷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識小人爲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柝之句。頗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定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妻。潛已下。并凶肆棺斂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方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環慶大將劉平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曰。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偽也。二將唯諾。遂下馬據胡床。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使人偵視。卽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斗合。蕃兵牆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勢窘甚。裨將郭遵策馬奮刃突圍而出。請救於德和。德和畏懼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語。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已城守不出。逮曉。全師俱沒。二將而縛。遵亦戰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圍延州。州幾陷。會大雪。戎馬多凍死。乃解去。德和誣奏二將降賊。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屬。出御史文彥博鞫劾。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道遺之狀。又明二將不降。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解二將家屬。繫錮。而錄其子孫焉。

李重進之叛也。有二子方爲宿衛。太祖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戰汗。太祖趨遣之。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

又聞聖語。皆相顧大駭。士卒聞之。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與家屬赴火死。揚州平。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捨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真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出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卽降旨中書令。照真宗召種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卽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爲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煨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卽市汞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煨爲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龜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尙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爲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爲使。文安副焉。

宋鄭公庠。初爲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候兩府有缺。進名。是時曾魯公公亮爲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蹙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旣朝。

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爲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餓鬼又有方朔之饑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丁寶臣守端州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軾新得御史知雜首探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鶴方振翼餓隼乍離韉蓋謂是也。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尙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躡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熙寧以來凡近臣有風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類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聽曾子先罷司農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件張粹明罷司農也舒賈代之盡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爲帥者各矜功微進往往暴漏邊事汚蠹隣帥得罪則邊功在己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爲甚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與

皂走卒皆籠雀。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搯筭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一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窮極隆厚。冊拜大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余充爲環慶經略使。風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稱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時。並無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稱於劉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死也。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爲先。首薦齊諶并亮采。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爲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日。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卽允所請。韓魏公時爲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大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

卒與杭州。其爲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卽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卽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遘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卽命火焚衣而罷。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妻。壽昌卽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會定爲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爲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參知政事。不數日而以憂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學士院以承旨閤子。爲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初。王珪爲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營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豐官制改換左僕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於位。近世承旨之達無比也。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荊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旣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會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鄙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譖本州幕掾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事。職官慚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柰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僊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臉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山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慙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歐陽文忠公自館下謫夷陵，令移光化軍乾德縣。知軍者虞部員外郎張詢，詢河北經生也，不能知文忠。而待以常禮。後二年，詢移知清德軍，而文忠自龍圖閣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詢乃部屬。初，迎見文忠於郊外，詢雖負恐惕，猶斂板操北音曰：「龍圖久別，安樂諸事，且望揜惡揚善。」文忠知其村野，亦笑之而已。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衰，別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爲待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廂使，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爲樞密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聚有火光，探主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比廂主判府到宅，則火滅久之。翊日都下盛傳，狄樞相家夜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多光怪出屋，隣里謂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異，得無類乎？」此語諠於縉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而夜醮之事，竟無人辨之者。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雱自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荆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鎮江。雱勉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告謝。而跨馱坐者。止得一日。

陸經慶曆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祕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爲祕演勸免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爲。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旣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爲館職。頗祐之。旣而功不成。仲昌贓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寧中。詔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經義成。加荆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參政絳賀詩曰。陳前輿馬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東軒筆錄卷之十一

熙寧中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荆南鹽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爲館職。囑舉子判監於舒竄。竄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竄爲縣尉。斬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爲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

陳恭公在眞宗時。自疏遠小臣。始建儲嗣之議。仁宗德之。慶曆中。由參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諭曰。卿草陳執中麻。當令中外無言乃善。故有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語。仁宗稱善。世亦無敢議者。

英宗卽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縑帛。皆故惡不堪。旣陳於庭下。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披胸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連聲啗受賜而去。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覲。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司

寮船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敍其意。略曰。弊室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剩利。蓋謂是也。

劉敞劉恕同在館下。敞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了君。冷無人過從。我故冒雨往見也。敞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敞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敞初不知。誤中其諱耳。

王汾口吃。劉敞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敞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也。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賊汗。亦止降爲散官。無下獄者。旋亦收敍。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臺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爲救解之者。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陸辭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復。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塗中密觀。泊卽塗啓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

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錄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劉敞呼爲大胡孫。小胡孫。顧臨字子敦。亦同爲館職。爲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敞曰。爲願將軍。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爲頓子姑。敞嘗與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五六反。廣韻又呼玉反。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敞爭之。遂至諍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爲開封府推官。敞敝曰。據罪名當決髻杖十三。敞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髻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爲館職。與滕甫同爲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實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爲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爲滕所賣。忿見於色。滕遽操俚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慳悌。凡事須權輕重。豈以太夫人爲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爲滕屠鄭沽。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爲窮塞主。

之詞。及王尙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墀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拯爲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隊爲參政。成都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尙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峯更上頭。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者。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試其術。置壇於外苑。凡數旬無效。乃曰。臣見太皇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卽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鬧。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縱。斲弛。世言張奎作事。笑殺張亢。張亢作事。嚇殺張奎。楊

景宗本以軍營卒由椒房故爲觀察使。暴橫無賴。世謂之楊骨槌。一日語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愛。只是性蠹疏。奎快然不悅。歸語几曰。汝本世家。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楊骨槌惡汝。蠹疏也。

林洙少服芑勝。晚年發熱多煩躁。知壽州日。夏夜露臥於堂下。爲鼓角匠以鐵連鑿擊殺之。洙擒鼓角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導。見故榜上鐵連鑿。遂攜之以行。自譙樓至使宅堂前。蓋甚遠。而諸門扇鑰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爲相。以洙無正室。頗疑姦吏共謀殺者。曾魯公爲參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鋒刃。鄭公之疑遂解。

歐陽文忠公與李端明淑素不相樂。嘉祐中。文忠爲翰林學士。會除李爲承旨。歐陽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請而李卒。旣而文忠爲樞密副使。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爲郊社齋郎。元有材謀。曉錢穀。爲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以至爲使。凡十餘年。號爲能臣。終天章閣待制。

韓忠憲公億。知揚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執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皆訴于州。提刑轉運使每勘劾。多爲甲行賂於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

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常秩居潁州。仁宗時近臣薦其文行。召不赴。歐陽文忠公爲翰林學士。尤禮重之。嘗因早朝作詩寄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熙寧中文忠致仕居潁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

尙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爲清切閑談。近代詩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尙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爲健句。草書尤俊快。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蓋歐陽公常目爲蘇梅耳。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歎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狀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珂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珂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諠于殿陛。主上怒降珂爲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珂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李璋嘗令費孝先作卦影。畫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上未畫一人。紫綬偃臥。四孝服臥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

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於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風林閣也。兩子侍行。璋旣病久。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狼暴無禮。其母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閭政多紊。人譏笑不一。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時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繫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賴陳平之遠識。賈公深惡之。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閣古堂。自爲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閣古堂。畫圖真將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宋元獻公岸初罷參知政事。知揚州。嘗以兩隻鶉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東軒筆錄卷之十二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黶。用園葵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黶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葵其如予何。

張鑄河北轉運使。緣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時葛原初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欲薦鑄。而移文取其脚色。鑄不與。但以詩答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縱蹟轉沉埋。吳孝宗字子經。撫州人。少落拓。不護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贊其所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憐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歡。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南。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渺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編。忽從布褐中。百寶薄在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柰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語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貧賤。自謂久乃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信。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於斯二者間。愚智遂以分。顏子不貳過。後

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改。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冠雞佩猴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旣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事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孝宗至熙寧間。始以進士得第一。命爲主簿而卒。旣嘗忤王荊公。無復薦引之者。家貧無子。其書亦將散落而無傳矣。故盡錄文忠之詩。亦庶以見其迹也。

陳晉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爲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爲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謫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皇祐中。梁莊肅公爲相。以益州路轉運張揆爲三司副使。時議不厭。是時王達罷淮南轉運使。至京久無差遣。人或問曰。何爲後於張揆也。達曰。我空手冷面至京。豈得省副耶。此論尤喧。故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迭上疏論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誥蔡襄。繳詞頭。不肯草制文論其事。故莊肅亦罷去。景初謝表略曰。丞相以姦而犯法。政當柰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蓋謂是也。

孫參政拊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口，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繼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爲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誥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爲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市材爲堂，舟載歸鄞。時王逵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卽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科之迹。於是明州、秀州各起獄鞫。治振與無擇，敗斥。熙寧已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爲始也。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尙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闖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敞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冊號，其原寢皆用紅泥雜飾，敞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賁賜緋，得非子自銀章之命耶？其喜譴浪如此。」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窠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穉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窠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孝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蓮伯玉恥獨爲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輿。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尙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鍾離名盛。合肥人也。

張待問爲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爲一邑之患。縣令憚其勢。莫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乏。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卽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爲本路轉運使。衆皆爲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固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懲之。今變節爲善士矣。爲發薦章而去。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

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旣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元豐中，屢失皇子，有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塚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福。是時鄆王疾亟，主上卽命尋訪，未數月，得二塚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大建廟，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以書詔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答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

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荆公以未謝恩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翠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

使遂築第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窗之詩。公愜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季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爾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與王荊公評，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原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謂有味矣。然余至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陳恭公事仁宗，兩爲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嘗曰：「不昧我者，唯陳執中耳。」及終也，韓維張洞諡之曰「榮靈」。仁宗特賜曰「恭毅復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諸姪俱之官，葬日門下之人唯解賓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諡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歎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塗看鹵簿，誰爲畢三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叢，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爲忠，富貴人間少，恩榮歿後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風。」

劉丞相沆鎮陳州。日鄼轡經由。丞相爲啓宴於外庭。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悞旨。公性卞急。遽杖於馬前。旣卽席。酒數行而公得疾。昇還府衙而終。先是張侍讀環夢公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變。梅堯臣爲公挽詞詩二首。具載其事云。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祆逢庚子日。夢異戊丁時。歸棹江山遠。凝笳道路悲。欲傳千古迹。佐世本無爲。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離席。弔賓俄在門。朱輪空返轍。淥酒尙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貽後昆。

皇祐末。諸司使陳拱知邕州。有旨任內無邊事。與除關門使。是時廣源蠻酋儂智高檄邕州。乞於界首置榷場。以通兩界之貨。拱不報。久之智高以兵犯橫山寨。掠居民畜產而去。拱慮起事而失關門使也。皆寢不奏。亦不爲備。司戶參軍孔宗旦知其必爲患。移書於拱。乞爲備衛。拱不省。宗旦以糧料院印作移文。遍檄隣州。及沿江郡縣。俾爲應援。未幾智高乘水漲。以兵犯邕。殺拱而屠其城。執宗旦欲降之。宗旦瞋目大罵。智高命斬於市。陳尸於路。時盛夏。蠅不集而尸亦不壞。智高懼。命埋之而去。

東軒筆錄卷之十三

仲簡知處州。治爲浙東第一。朝廷累擢爲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州。而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勩。朝廷擢爲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獠侵王口寨。起備衛甚乖。又欲征交趾。愈益踈繆。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于時。中間以龍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爲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患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固非可以常才強也。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坤爲京東轉運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儉猾者四人。尙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路。而四人怙權頗致搔擾。時謂之山東四儂。王達、楊執、王鼎皆爲轉運按察。尤苛暴虐。時謂之江東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削去按察二字。後澆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無復暴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祿養交。政事頽靡。務相容貸。蓋由在上無督責之實。於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分三院御史爲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復行矣。

章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密。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

蛇緣骨輕。蓋謂是也。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箒。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禱。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卽善守之應也。

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眞宗末年。猶爲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殿。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于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魚袋墜地矣。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夷陵從乾德泊舟於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翊日舟人問之。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路。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卽曰古隋地也。

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于近東。寺基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巷。卽寺之講院。戒身。卽寺之戒壇也。

王朴爲學士。居近浚儀橋。常使服頂簷帽步行。沿河以訪親故。王嗣宗爲中丞。退朝適見市人奪物而走。嗣宗躍馬追及。斥左右執之。宋白爲翰林承旨。遊委巷。爲趙慶所持。魯宗道爲宮僚。飲于仁和酒店。前

輩通曉簡率如此。亦法制寬簡也。

舊制憲府不預遊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趙昌言。上元觀燈。召知雜謝泌。憲官預宴自二人始。國初知判州府。不以履歷先後。分州郡小大。但急於用人。或遇闕卽差。陳晉公恕先知大名府。後知代州。

霍守素先知西京。後知商州。張鑑先知廣州。後知朗州。皆非謫降也。

太宗時靈州之役。轉運使陳緯死之。神宗朝永樂之役。轉運使李稷死之。

陳晉公恕知貢舉。精選文行之士。黜落極衆。省勝才放七十二人。而韓忠憲公億預在高等。晉公之子楚國公執中。至和中再爲相。薦忠憲之孫宗彥爲館職。故翊世交契爲重。及楚公薨。忠憲之子維爲禮官。諡楚公爲榮靈。而謚議之中。尤多詆毀。呂內翰溱常嘆斯事。以爲風義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落待制。以吏部員外郎知饒州。出都時。唯王待制質餞。宿于城外。泊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迓者。時陳恭公執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宰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舊制凡責授散官。卽服章亦從本官職。雖近侍宰相不免也。楊憑自京兆尹謫臨賀尉。張籍詠之曰。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韓退之祭湘君文云。今日獲位於朝。復其章綬是也。國初尙有此制。盧多遜自宰相責崖州司戶參軍。出獄日。青衫跨驢。祖宗朝赤縣築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貴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謫衡州副使，鄭載在淮南，爲假張馳子客舟以行。朱巖第三人及第，賃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賃船東下歷陽湖，勝眼科名釋褐初。

丁謂爲宰相，將治第於水樞街，患其卑下，旣而於集禧觀鑿池，取棄土以實，其基遂高爽。又奏開保康門，爲通衢，而宅據要會矣。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自古爲國興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鉷、楊慎矜、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子、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

漢丞相子猶不免戍邊，唐王方慶爲宰相，子爲西川參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陳恭公父爲參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州，今兩府子弟未嘗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壻，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

和。遊離屢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拭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

東軒筆錄卷之十四

呂惠卿與玉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爲宮使居鍾山。以啓講和。荆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巖。鬪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弗氣並生。旣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踈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荆公答曰。安石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尙何舊惡。惡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齟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捨異事。則相照以澤。不若相忘之愈也。趨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愛。荆公異言。自解如此。

上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兄弟。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

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臣聞漢武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狂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德宗覺悟。逐杞而社稷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險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懷傲誕。其於吏政。實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遽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陳邪說。熒惑聖心。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田產。使舅鄭英。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復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謂馮京也。安石與京同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挾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

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信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纔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評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人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司馬元顯則殺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棄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誅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唯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比歲已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利爭或以瀆兵以事害民皆在叱噓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兇悍猜忍性如蝮蝎萬一復用眈睡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退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獻此愚直伏乞判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污斧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魍魅疏奏貶惠卿爲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行其制曰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譎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輸均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丸始

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宜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陽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爲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云。始徐禧爲布衣。惠卿方修撰經義。引爲檢討。暨而禧拜官。歷臺閣。元豐中。以給事中計議邊事。遂與沈括同城永樂。西戎攻陷永樂。禧死之。力引狂生。蓋指禧也。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爲諫官。嘗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楊州。以詩送人云。若見鯨

頭爲借問。爲言根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口甚久。及爲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客。但詠蒼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王沂公會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歷。必有可推者。但數問士術。無能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寔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摯皆生於庚午。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爲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俱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爲宰相。亦爲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

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爲小朝官。旣而皇祐中。梁爲相。熙寧中。呂爲樞密使。皆如鄒公之言。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疏俊。晏曰。唯。卽取富臯爲壻。臯後改名。卽丞相鄭國富公弼。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時風如是。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爲殊待矣。一日語醜曰。玁狁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爲西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爲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爲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五

秦皇帝諱政。至今呼正月爲征月。僞趙避石勒諱。至今改羅勒爲蘭香。朱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胙縣是也。

唐小說載韓退之嘗登華山攀緣極峻而不能下。發狂大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始得下。沈顏

作聲書辨之。以爲無此事。豈有賢者而輕命如此。予見退之答張徹詩。鼓及遊華山事。句有磴巒澁拳

踟梯颺颺伶俚。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鑄銘。則知小說爲信。而沈顏爲妄辨也。國朝王履道遊華山記云。鐵索

升。皆絕壁也。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唯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近世書問。自尊

與卑。卽曰不具。自尊卽曰不備。朋友交馳。卽曰不宣。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世

莫敢亂。亦可怪也。

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尙。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

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爲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

徒。復上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至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

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味必

不佳。而命之爲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眞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拱手並脚。田舍漢耳。

余爲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一點青綠。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鸚鵡眼。此乃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爲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叩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鸚鵡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朗。側視有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鸚鵡眼。極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巖石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唯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役卒。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景宗貴。以其第賜景宗。

錢思公嫁女。令銀匠襲美。打造裝奩器皿。旣而美拜官。思公卽取美爲妹壻。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密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人呼土窟爲空。尋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

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耳。充笑曰。可對密翁翁。釋而不問。

唐張祐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其叔鄒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爲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發解爲舉人。作河滿子以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使。自以久次。泣懇于上前。遂除爲樞密副使。時人增改祐詩以志其事曰。

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卽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諷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驪管清。他年爲舜牧。叶力濟蒼生。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歎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旬。京師適洶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尙寒。晨興尤甚。三禮者。體不勝其苦。遂於簾前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少火。

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譔浪。遼告曰：不用炙，當自安樂。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乎。

張充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充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充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尙。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縣。以憂去。服除。再知玉山縣。帶京債八百千赴任。旣而玉山縣數豪僧爲償其債。郇公作詩謝其僧。僧以石刻流布四方。而時無貶議者。玉山有舉子徐生。郇公與之遊。嘗過生。生置酒酣。郇公作詩書于壁曰：村醪山果簇盃盤。措大家風總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憑君莫作長官看。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來侍。和墨伸紙。遠近觀皆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玫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王粲嘗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水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人使。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半。範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一舉而盡。戎王大喜。至今日其器爲方家瓠。每宴南使。卽出之。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穎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尙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穎公笑之。

錢公輔與王荆公坐。忽言荆公曰。周武王眞聖人也。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輔曰。武王年八十。猶爲太子。非聖人詎能如是。荆公曰。是時文王尙在。安得不爲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事。長老祖心一日拜而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債還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雖聞道矣。柰債主不相放邪。快然不悅。韶未幾疽發於腦而卒。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謂是也。

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建議。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疋者。唯西涼而已。眞宗皇帝用其議。拜潘羅巧爲西涼節度使。旁泥埋爲鄯州防禦使。俾犄角攻討。卒致繼疋之死。恠氏遂保宗歌城。用僧立遵奉爲謀主。部落歸勁兵數萬。祥符末。遣使貢名馬。請爲朝廷討夏州。眞宗以戎人多詐。命曹瑋知秦州以

備之果得其詐僞之情。及璋破魚角陣。戮貴丹。又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遵。於是西涼破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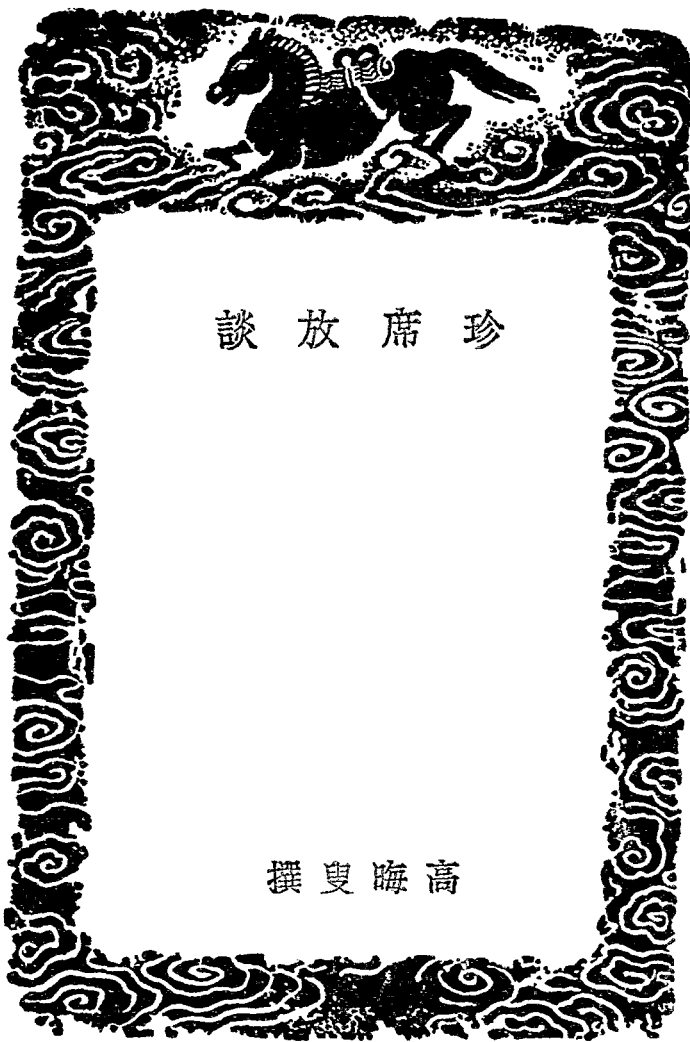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唃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顧之患。然後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諸葛亮豈樂爲渡瀘之役。而矜能於孟獲輩哉。亦欲先絕後患。而專意於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東路。犯安南承平兩寨。又以兵犯西路。聲言將襲保安軍。故延州發兵八萬。支東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虛由北路擊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龍川。破劉平石元孫。遂圍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諒祚二年間。連以兵屯靈野河。進逼邊界。聚而復散。故武戡郭思習以爲常。輕兵而出。至忽理堆。覆發而兵敗。然則敵人出沒聚散。蓋將有謀。此下疑有兵者所三字宜深察也。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宥等州皆然也。

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被水害。今綏州建於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甚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爲西戎所陷。

眞宗與北蕃謀和約。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東封太山。遣祕書監孫奭特報。亦只到雄州而止。奭牒北界。請差人到白溝交授書函。是時北朝遣關門使丁振至白溝。以授孫奭。厥後北蕃欲

討高麗。遣耶律寧持書來告。是時知雄州李允則不能如約止絕。乃遣人引道耶律寧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擾邊。仁宗泛使郭積金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蕭英劉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紛紛矣。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horse at the top and stylized patterns below. The horse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 galloping pose, facing left. It is surrounded by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that resemble clouds or stylized waves. The border continues down the sides and bottom of the page with similar stylized motifs.

談 放 席 珍

撰 叟 晦 高

珍席放談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珍席放談序

凡小說家之書之足補史文之闕者。如宋高晦叟珍席放談是也。晦叟名貫無所考。然所記上自太祖。下止哲宗。則崇寧以後人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惟文淵閣書目有一冊。世無傳本。間嘗讀之。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載錄。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皆本傳所未詳。雖于安石多爲回護。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然一代掌故。藉以考核。固史家之日用勃蘭也。故曰。足補史文之闕。羅江李調元。

珍席放談卷上

宋 高晦叟撰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綴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爲省監長貳者。聞有如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涇原還領司農卿之類是已。亦一時之良矩也。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窮老纔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蓋五品州則軍事也。而命官乃爲防禦使。則以防禦團練使領刺史州。蓋本唐制。至節度州則非賜旄鉞不以命之。若觀察使蓋與節度使相須。觀察繫州。節度繫軍。節度可以兼觀察。觀察視節度則降殺矣。

神宗鼎新官制。建尚書分六曹以蒞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僕射赴都省禮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見。王禹玉蔡持正爲二揆尚書。拜于副階之上。而答拜。御史中丞諸行侍郎以下。拜於庭中。而跪於堂上。以受其參。上卽聞之。翌日登對語及。訝不如儀也。厥後登庸者亦不復沿襲矣。

故事。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使事。賜金帶。韓玉汝以待制分畫河東地界。事畢。陳睦以校理使高麗。還進職修撰。亦各被賜。近時梁材叔胡師文黃師是之徒。皆待制。並賜雜學士帶。亦優禮也。

舊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隨其品秩高下。例進散官致仕。內外制雜學士前執政官帶職名。前宰相帶使弼致仕。自熙寧元豐始也。

石表之以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宣簡後以樞使罷事。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職。仕雖殊而恩秩一等。前後失于比擬耶。輕重繫于當時耶。

神宗朝王公帶觀文殿大學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契勘。有無所賜禮物。樞密院具到。宰臣樞密使帶平章事。并使相生日。則賜進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賜。昔趙獻拜守太師西京養疾。國朝故事。非帶同平章事。無生辰賜物例。太宗以普故相。特示異數。遣使就賜。是時自當舉此以聞。不知何以遺忘之也。本朝舊相不帶平章事。生日錫之以禮物。唯二公爾。本朝小使臣供奉官而下。皆隸宣徽院。院使之□□禮遂同二府。而班在樞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舊。其後班綴下樞副矣。爲使者不勝計。賜重金笏帶。唯王君貺爾。

舊令郡守監司通判。隨其服色。借紫或緋。而不垂魚。按唐制。借緋卽佩銀魚。借紫卽佩金魚。亦入銜位書之。其法似可襲矣。

哲宗未親政日。宰相呂大防。委更先朝官制。事極不經。以左右字分有無出身人。則右職者分當贓汚而不足怪責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聞一言論其疎舛。出於畏附而然耶。果以爲中理而無說耶。至上獨攬權綱。方命有司。復行故典。而斥去謬舉。天下隄之。班固謂霍光曰。不學無術。大防豈非其儔乎。凡詔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樞密使。命將。曰制。並用白麻紙。不使印。百官立班宣讀。故謂之白麻。亦曰宣麻。杜子美有詩云。紫誥追三代。黃麻似六經。

按杜甫贈張垵詩。紫誥仍兼緋。黃麻似六經。此作追三代。未詳所本。

黃麻

不檢所出。蓋唐貞觀以詔勅多盡。始用黃麻紙書寫。爾名與白麻相類。而事則殊矣。

公式。舊唯中書門下。今唯尚書省。發勅書曰故牒。諸州出補牒。亦稱故牒。自餘省臺寺監文移皆云謹牒。不易之制也。獨夔州路轉運司公牒。輒書故字。諸道監司文檄未嘗有類是者也。前後主者但相承行。無願條理而更革者。

近時上官復謁屬僚。刺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參之卑也。夫參辭上下通行之制。所爲起居者。其禮至重。嫌輕而增重。誠爲倒置。得非循襲其常。弗之思乎。

唐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爲陌。漢王章建言。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輸官帑陌猶用八十。乃唐時餘制也。

大祖召陳圖南對便殿。恩禮甚渥。問曰。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則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清淨之言。起於老莊。世多以爲道家虛元之說。其源蓋出於乾坤易簡之道。堯舜繇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舉之以答睿問。可爲仁人之言。其利溥也。豈高引遠遜。方外泛泛之流。可攀企哉。太祖嘉納。帝道日隆。聖政日躋。偃武修文。函夏奠枕。視唐虞無間然矣。

太祖嘗下詔。吏員繁而求事之治。俸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非獨垂一時之訓。足以爲萬世之制。

仁宗臨軒。清問賢良之士。蘇轍策略曰。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從官奏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設制科本求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夫人主言動。轍雖妄說。果能誑天下之人哉。置而不論。仍嘉其能。賁以恩寵。容諫納善。堯舜禹湯無以過也。

章聖嘗謂輔弼曰。諸州長吏。或廉而肆虛。或察而滋擾。或掊斂以爲公。或曠職以爲恕。此何由致治。四者世人。不獨不非。而反獲休譽。多矣。安得廉而弗厲。察而弗擾。公而弗優。恕而弗廢之士。與上共理邪。

田宣簡昔有言。士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終盡善難。始終盡善易。世德相繼難。噫。士當窮時。艱勤自奮。往往能之。暨其志得欲充。喪其素操。蓋亦非稀。或已克終。而子孫殞家聲者。多是公語。足以爲士大夫之良規也。

楊文公嘗云。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者也。君子允蹈。其可後乎。

王沂公嘗云。是非曲直。在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藥物有相使相反者。如甘草爲國老。以性能和衆藥。故湯齊中。不論寒溫。多用之。而斑貓有毒。相反。若用之。則致害人。時以爲名論。噫。攻疾者。投藥相反。患止一身。經國者。用人相反。弊及天下。弗可忽也。李穀有言。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於太豐。早速早豐。莫能致遠。物禮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繫乎人。雖不速不豐。有可得耶。若謂爵祿。用巧心強力。必能

駿取則誤矣。蓋有經營而卽如其意者，是亦命也。適與幸會焉。

蘇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郎官典郡，自無患害也。蓋位高貴重，常近顛躓，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則忘身許國，知其必爲羣小側目，乘伺間隙，邪人知重權，則營私罔上。言者抵罪，貫盈難揜，終致發揚，邪正不類，皆所以貽禍也。公言約而旨深矣。

龐穎公嘗云：大臣尤當祇畏繩墨，豈可自恃貴重，亂天子法。此談足以爲鉅人藥石也。嘗思法非爲君子設，世之君子，冒而弗憚，將何以禦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審顧憲章，不少踰閑者，人或嗤以爲拘，出矩度以肆放而無所恤者，或推以爲才，果其然乎。若人知法之可虞，則世無招尤速累者矣。若舉皆勿避於法，則世無能保厥躬者矣。繫所自處也。先賢云上順公法，下順人情，故稱循吏，可不謂之才乎。

趙中令舉官詞，人有見其故藁，但云：某當公事，如私事，愛惜官物，如己物，誠簡切也。世之從仕者，多汲汲然營私，謀己心，惟恐後。治公事，豈嬰思慮，主官物，弗入顧盼，第務因循苟且，以度歲時，而僥倖襲以成風，恬莫怪也。能如公所舉，則州邑必無稽違，帑廩寧有侵蝕矣。推士者，往往爲過情溢美之談，曲相藻飾，是非可否，未免失真。視中令得無愧乎。

孫宣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經筵，嘗取無逸篇繪圖以進德廟，援唐明皇時故事爾。夫無逸，周公所以戒成王，欲知先業之艱難，而罔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長久安寧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觀瞻念慮焉。寇萊公以將相穹崇，歷鎮方面，諭擯紹者，遇有過客造請，常以同年小錄與參狀俱呈。若其

人聯勝。而年在己上者。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敘拜禮。悼舊如此。近時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彿者。可以厚浮俗而爲佳話矣。寇萊公當國。契丹入境。河朔戒嚴。朝論二三。未知適從。獨公勸上親幸澶淵。得以振士氣。章聖而諭孽。畫邊事。及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準條四事以對。曲盡機要。其狀右語奏云。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以坐籌而決勝。尙猶虛己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雖恃甲兵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乃圖深入。然亦慮其兇狡。須至過有防虞。由是宸衷決從其策。不惑。變輿順動。敵兵北歸。議者以寇公之公烈。嚙然第一信不誣矣。

寇公性尙華侈。夏英公亦然。夏嘗語門下客曰。萊公自奉豪奢。而世弗非者。至某則云云者多。何也。客對曰。舊傳寇公在鎮。暇日與僚屬出郊園。坐席上。聞馱鐸聲。遣介問之。乃一縣令代還行李。經由公卽召同席。從容宴賞。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與出都之人。禮數已自加損。況其他歟。宜乎物論之不同矣。竦默然久之。夫虛心下士。弗論高卑疎昵者。無賢不肖。悉皆推尙。曲意輕重。欲收人情者。譽未必至。而毀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陳康肅守鄴時。猶在場屋。多與之遊。每題壁則書布衣李迪捧硯。其後李相國而陳方建節。升沉淹滯。蓋叵測也。

劉涇。叟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李文正一代之賢人也。嘗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嵩華諸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遠矣。夫岳與樂比其他嫌名。異矣。耳聞管弦愉樂之音。冒父之嫌。

名而弗顯。人子安乎。禮以義起。豈必須典制顯禁。然後避也。緣人情論之。未爲過爾。楊文公在翰林。母處外。破疾請告不待報。卽去。上遣中使賜御封藥。泊金帛以賜。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對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寘在館殿。陛下矜容。不然。願躡久矣。然近職不當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輕事。而聖君優假。大臣又善爲之地。真幸遇矣。

王文正公字彥鴻。曠絕倫。在相府日未還等閒。上遣中使錫御酒十器。方踰閭內。厥兄亟令人詣國封。首取二壺。其婦云。此上賜也。俟相公歸視。卽持去。兄怒挈挺擊壺皆碎。醴流盈地。夫人惡之。不令卻掃。公歸見之。問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語國封曰。人生光景幾許時。其間何用校計。餘無他言。兄與國封默愧也。

張文定守江陵。歲大旱。田稼將敗。民憂艱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紳端笏。徹蓋徒步。至承天寺。弗舍。勺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終。甘澤飄零。霈然霑足。邦人舞泳。遂獲有秋。故老尙能傳道其事。以相語。至誠感格。如是之缺也。

王沂公罷政柄。以相節守西都。屬縣兩簿尉同詣府參。公見之。將命者喝放參訖。請升階啜茶。二人皆新第經生。不閑儀。遂拜於堂上。旣去。左右申舉非儀。公卷其狀。語之曰。人拜有甚惡。噫。大臣包荒。固非淺丈夫之可望也。

呂文靖當國。一日歸自中書。欲發奏牘。令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顧。公默然。但命緘扃如故而已。

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措。若卽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訛笑。而牽連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

呂文靖慶歷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詔云。古人言髡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髡與夷簡合湯藥。表予意也。昔白傅詠唐太宗剪髡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其渥懼矣。君臣之間。至思如此。雖殺身詎足以報況勣之阿諛。但爲謀身之地哉。白傅之言。不亦過歟。

范文正公賢高一代。踐更貴仕。至登政府。常務調賑宗族。以逮孤遠。薨之日。家無餘貲。窀穸有期。素相厚善者。韓富田裴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常在麾下。早被知鑒。時位樞席。賻贈倍膻於諸公。復然有古風概。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踰大用。未究所蘊而亡。時論悵惜。後三十餘年。子純仁自同知樞密院事拜相。搢紳多以爲宜。非如前輩英聲茂實。實在人耳目中。屬望以相天下者也。蓋文正位弗稱才。公議未契。一旦嗣續登庸。與情慰厭爾。與魯人欲臧孫達之有後幾矣。

珍席放談卷下

哲宗嗣統。宣仁權同聽斷。蔡持正以故相典安陸。暇日偶作小詩數篇。朝散郎吳處厚守漢陽。鄰封也。平日深嫌蔡秉政時不相推引。購得詩本。輒以己意曲加注釋。以爲意在怨訕。如其私說。飛驛上聞。禍起不測。遂竄嶺外。時上相呂大防等居輔弼之地。皆緘默顧忌。無所論辯。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堯夫奏疏理列。又與王正仲簾前再三爲之辯解。不克回已行之制。而二公亦各罷去。天下士論靡不賢其人也。噫。人臣効情與夫媿合者。臨事則可見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殿餘杭時。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聲樂相娛。繼出俳優。男女紛揉。褻語交至。恠而問其男女誰何。主人答云。兒曹爾。公不憚。避席即去。王荊公具書其事于策。真可謂直筆矣。

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壻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以相娛樂。人以是知公待二壻之重輕也。二壻之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舊相。出鎮河陽。龍團韓贄自西京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雖非入都正驛。而迂行止一舍爾。韓未戒行。馳書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通典謁。公報拒之。意謂侍從被召。不當曲程先展私覲。盧招物議。大臣于事避愼如此。飛謗其能及乎。

富文忠卜宅洛陽。勝偉寇於西都。王君貺相繼起第。又復過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卽上印綬。乞骸致政。優佚自善。家居十筭。太原公雖嘗暫止其間。老猶任事。擁節旄。殿方面。亟勾歸甚切。未俞而終於鎮。名聞廣廈。虛設爾。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韓忠獻富文忠立朝傑然。無出其右。眞社稷之衛。邦家之光也。仁宗雖任之政府。未幾皆出。久流於外。四海士民係望以爲相者久矣。上亦終諒其賢。嘉祐間相繼秉鈞軸。簪綬列辟。林麓潛夫。拭目延頸。競欲觀聽。弛張遲遲。未有聞見。或切語而私恠。踰年行祿享大禮。於赦文中列廢置者數十事。皆與利藪害之端。人同慶幸。視其措畫。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卽變更。蓋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獨使編氓比戶。曉然歸恩於上。又免郡縣數數遵承之煩。莫不歎誦其德業不羣也。豈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有體者乎。

韓魏公未相時。自政府出。更歷方面。久之建節判相州。鄴臺。公松楸所在也。上謝表云。鋪排牛酒。燕故老於里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一時之盛事也。人子致位若斯。來臨鄉社。所謂以顯父母者也。

韓魏公在相府。嘉祐中。畿邑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時一朝士還闕。見公面。白縣雖有蝗。全不食稼。公識其言之佞也。遂問有遺種否。佞者不期間此。遽對遺種不無。公曰。但恐來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慚而退。

韓魏公秉鈞時。王陶游其門。公亦素器之。累歷從官。及爲中丞。未登二府。快快有望於公。因撫細故奏疏。

誣公由此出守轉郡。謝上表尤肆狂訐。詞皆浮實。至舉丁朱崖。以況公悖妄。弗願於理甚矣。忿欲攻人。失其所御。一旦至於是也。由此大失望。公後雖復用於朝。爲計相。竟不躋丞弼之列。足爲躁人鑑矣。潞公嘉祐中位元台。時上偶遠豫。二府同宿於內。一夕有人款禁闕告變。公卽命礮墨於盎。呼其人至前。濃塗面目。驅出斬東華門外。翌日都下帖然。雖左右亦莫知其上變者誰何也。倉卒之間。處非常之事。如是。足鎮服中外。絕人遠甚。誠社稷之衛也。程康穆帥高陽。北使過部。稱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見。公拒之。報曰。疾則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人沮伏。莫能爲辭。深得鎮御之方也。

范蜀公皇祐中知諫院。陳恭公爲相。嬖妾笞殺一婢。御史奏論排斥。不知所謂。遂誣公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除讒慝。非使爲讒。果如其言。執中可斬。不然則言者亦可斬。御史怒。共劾其阿宰相。范弗願。力論其不然。熙寧初。歐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誣其私子婦吳民。惟冲卿以己女嘗辨於文疏。餘無一言爲明其罔讎。景仁之心。豈持私於相國。蓋欲爲朝廷別枉直。惜事體爾。何其似之者鮮焉。

蘇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爲切至。後以祠會棄躓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惋。然而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時不自貴重。願惜者也。

侍郎廉叔清風峻節。聞於一代。嘗師朱頤。沈天錫。旣顯。皆均俸及之。每置書。不稱官。上云門生。二人旣沒。又調其子爲畢婚嫁。告老還鄉。未有居第。漸治園廬。號武林居士。其賢高矣。

宋莒公再入政府。景文時以端明殿學士守成都。輒繫金方團笏頭帶。言者上聞。朝論欲究然否。公白上云。臣久備位二府。累蒙賜帶。曾寄遺祚兄弟之心。覬其早被進用。不期遂佩服爾。事卽中寢。可謂善爲辭也。

宋莒公晚年。景文奄謝。諸姪成服。公惡其縷縷太麤。命易去。有一門客自言素辱恩遇。願請以衣。當日都下人多傳笑。近時有相國誕辰。馳至賓次。薦紳跪籠。放生祝壽之人。相埒矣。噫。士迷深利。喪失廉恥。莫知自賤者。何獨斯焉。古傳爲要人。或持溺器。或驗便液。蓋不誣矣。

夏文莊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論寡與。慶歷中。自前執政拜樞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卽罷。時石守道進德頌。其序云。皇帝命得象殊爲丞相。竦樞密使。次云。用御史諫官十一疏。追竦白麻。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喜躍。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公快快銜之深。歲設水陸齋。常旁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人。以謂益彰石之讜言勁節。而重自暴其醜也。豈非忿避內懷。勿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納節。以少師致仕。特給節度使俸之半。曹侂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

曾子宣。呂吉甫同爲內相。與客啜茶。注湯者頗數。客云。爾爲翰林司。何故不解點茶。吉甫卽云。翰林司若盡會點茶。則翰林學士須盡工文章也。意譏子宣。緣此遂相失矣。與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驅蠅事。頗不遠。

焉。習守紹隆。不搆拓大提封。劉舜卿帥熙河。出兵塞外。破戎壘。擒囚領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反善遇之。識者以謂若因其慢。卽時出於不測。斬首以徇。揚威示武。則類必沮勢喪氣。乘機足以掃蕩也。此正闔外之事。專之可也。雖罪擅誅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偉然之事。區區畏首畏尾。圖全之策。執倖以煩朝廷。謬矣。人君何賴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貴已忽人。其源久矣。無深怪。惟自視有餘。裕者不然。如韓退之未嘗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嘗弗稱太白。豈區區務取勝也。

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皆臻妙絕。是時紙筆之類。亦極精緻。世傳尤好玉屑。於蜀主求。賤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於用。卽其地製作。今本土所出麻紙。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範也。

王元之詞學器識。度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徇。始以知制誥坐事。貶商州團練副使。還朝。上曰。王文章俊穎。人罕偕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論議也。嘗爲三黜賦云。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六百里之窮山。唯毒蛇與鬻虎。歷二稔而生還。幸舉族而無苦。再謫滌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襯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穹。安仰。移郡卽於淮海。信靡贖而執掌。旋號赴於國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四人於掖垣。何寵祿之便蕃。今去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羝羊獨藩。老鶴乘軒。不我知者。猶謂乎郎官貴。而郡守尊也。於戲。令尹無愠。吾之所師。下惠不恥。吾其庶幾。卞和之刑。吾乃完幾。曹沫之敗。吾非與尸。緘金人之口。復白圭之詩。細不宥兮。過可補。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晝接兮。苟無所施。徒錫馬而胡爲。

効仲尼之日省兮。苟無所爲。雖歎鳳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譎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公之志斯可識矣。然而直之爲行而悔而弗可恃。臯陶所謂直而溫。叔向以直及難。是已。

元之表啓精緻。如諸縣豐登。全無公事。一家飽暖。盡荷君恩。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父之歎。人多傳誦。知制誥被謫。未幾復職。謝牘階前藥樹。重吟謝客之詩。觀裏桃花。免動劉郎之歎。比句尤微婉也。

田宣簡公天資寬明。忠厚。海□□。帥平涼日。置酒與僚屬相集。路分都監。雍元規者。酌飲踰常。言色失度。曳裾離席而遊。詰且方悟。愧畏不勝。卽馳詣公。深自咎謝。公溫然軟語以存慰之。旣去。尙慮其內弗安也。後數日。諭副帥范恪。宴兵官于西池。席半贈以詩曰。醒時莫憶醉時事。今日休言昨日非。池上風光宜共酌。勸君不要半酣歸。元規幾于感泣。方寧處矣。論者莫不歎公之德量足以容物。大過人也。

宣簡嘗過箕山。望潁水。有詩云。先生嘗比傲明時。綠軸清波萬古奇。應有好名心未息。灘頭洗耳欲人知。帝以天下讓。若自得而無待於外。則遜避而已。烏用洗耳哉。洗耳乃欲暴揚其高風於四方萬世也。公能探其情矣。

宣簡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建康伶人。國除時。十餘歲。逮茲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猶能飲巨觥。陳鼓平昔。歷歷可聽。辭容不甚追愴。若無情人。又云。後主喜音藝。選教坊之尤者。號別勅都知。日夕

待宴。自稱父喜琵琶。名冠別選。王帥圍城。未陷間。後主猶未輟樂。但云甚迷。公有詩。卒章曰。曲終甚喜。詢前事。自言本是都知子。當時此地最繁華。酒酣不覺恣矜誇。若使斯人解感傷。豈能終老愛琵琶。誠如所謂矣。以其無情。所以道往事。奏舊曲。而不悲。淪落泥塗。而長年也。古詩云。寡欲罕所關。味薄真自幸。又曰。多情真薄命。容易卽回腸。噫。於物味濃。而情勿遷者。未嘗不爲身之累焉。亦賤分致然已。莫能而取舍爾。若李琵琶在人間。幸未必不多。而命未必不厚也。

楊文公入省校試天下士。旣出。真廟問云。聞卿都堂簾中哄笑。何故。對曰。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因此同僚皆以爲笑。上爲之動容。范蜀公嘗書于簡。在南唐時已著斯事矣。侍郎楊鑾乃國相。湯悅之妹婿。問悅曰。堯舜不知幾件事。答云。如此疑事不要使。噫。荒唐之流多矣。何獨子耶。富文忠當軸。殿帥闕。進擬除授。上謂公曰。張茂實久次。何不與選。對曰。茂實雖可。任曾同臣北使。恐致物議。故不敢引用。上曰。朝廷公舉。何恤人言。遂被擢御史中丞。韓絳不知。所以奏論其事。果如文忠之說。彈其非公。丞相卽日家居。拜章引咎云。觀絳所言。皆中臣病。無路可逃於斧鉞。胡顏再覲於宸旒。蓋上自知本末。不假剖析爾。絳由是請去。猶堅乞出。又歐陽永叔時爲內制。批答云。事緣曖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郡惑。雖朕之不明不敏。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喻亦勤。其體予于懷。復安厥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無貳也。君臣相與至矣。然而非歐之筆。亦莫能發揮人主之誠意如此之著切。而使大臣釋然感通也。

韓富二公功與夫當世人望。不啻古之王佐也。天下無賢不肖稱韓富。二公亦素相厚。韓嘗寄詩文忠云。二州連結子孫契。十載同馳忠義名。治平間韓位元台。富爲樞相。舉錯之間。事有矛盾。由是失歡。而弗顧相繼而去位。晉問慶弔亦皆闕略。所謂勢疑則倩生。力侔則亂起。豈虛言乎。名賢尙爾。況庸人哉。

馮當時爲舉子時。卷中詠溫泉云。他如冰雪爾如湯。他學安流爾沸揚。人事如今貴和合。莫將寒暑苦參

商。平生多可少怪。于物無忤。志見于此篇矣。

文潞公守成都。獻燈籠錦於溫成宮中。都下傳其新異。代還輔政。繼而宰國。唐子方爲言官。舉貢錦事。廷斥其奸。詞甚鯁忤。天子震怒而不憾。左右之人。靡不爲之惴惴。坐是竄逐嶺外。李師中有詩送行云。真誠自許時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意若思安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人有易未字作尙者。蓋有所謂爾。當時義夫志士。非獨欽唐之孤節。勁氣。而亦重李之銳然樂善成美矣。日後子方聲問寢揚。祿位益顯。爲御史中丞。俛默以養譽望。而無所建明。不若前時之國爾忘家也。李遂貽書誚其故。索取昔年所送之詩。可謂直諒之友焉。噫。士之微時。以忠義自處。奮振身名。一旦踐更要地。冒榮固寵。爲私己之謀。勿變其操者。尙可責止於唐歟。王荆公登庸。謝表云。念善俗之方。姑務徐徐而改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以施爲。公之志於是可見矣。世之言者。謂公得君。專天下之政。施張庶務。峻切而弗以漸。致異論蠶起。果知公平。荆公在政府。鼎新百度。真大有爲也。有小詩云。金明池道柳參天。投老歸來聽管絃。飽食大官猶昔日。夕

陽流水思茫然。此乃失意無聊者語也。公方君臣相遇。謀合計從。不應有此句。識者頗怪之也。其後去國。久居閑地。遂如所詠爾。荆公深知呂吉甫。力薦於上。遽位要津。不數年同在政府。勢焰相軋。遂致嫌隙。呂並不安。謂人曰。惠卿讀儒書。只知仲尼之可尊。看外典。只知佛之可貴。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師。不意爲人讒。失平日之歡。且容惠卿善去。人有達其言於公者。公聞之。語其子元澤曰。呂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子答云。公雖不忍。人將忍公矣。公默然。夫父子天資厚薄相僚。宜其道之至妙。莫能相傳授也。

五代僭亂之國十竊帝號。而不奉正朔者七。江南楊溥。李昇。蜀王建。孟知祥。南漢劉陟。閩中王延鈞。河東劉崇耳。宋元憲。歐文忠皆言得錢鏐時封落星石爲寶應山制。稱寶正六年。疑錢氏亦嘗改元稱帝。而後諱之也。歐公又云。閱吳越與諸國往來書。多皆無稱帝事。切意當時稱帝改元。獨施於境內。不見於四方焉。不然。則安得全無旁見之迹也。

太原劉氏。舊城雖已殘廢。而餘址巋然。形勢山聳。當時匝合及四十里。氣概雄壯可想也。周世宗征之。不克。祖宗相繼親御六師。方繫頑童。以區區一隅之力。抗中原全盛之鋒。非恃金湯雄壯。安能遷延歲月耶。四陲要地。今雖壁壘整固。或濶增大。能與彼相類。則非惟足以待寇之來。寇亦自潛戢矣。

章聖卜地建玉清昭應宮。望氣者密以語人。其地當出二天子。人未然之。不久宮災。鞠爲殘燼。卽其廢址作睦親宅。以居宗室。永厚永裕二帝。降生邸中。相繼潛躍。以福蒼生。術士往日所占果不妄矣。

文靖長於知人。世能道其事者。王仲儀故相子待制。年未四十一日。謁公。簪紳騎從華奕。公二子窺之。相

與羨慕。公知而語曰：汝輩何愛王某？對云：以其少年榮達耳。又告之曰：爾曹皆當遠過斯人。二子者，晦叔寶臣，一宰相一樞密使，鑒裁之精如此。

丁晉公竄朱崖，到海上，遇異人，頗道平生休咎有驗。又云：公但無慮，非久當復北歸，以壽終。公叩其由，答曰：公食料中尚有羊數口，食之未既爾。後果來旋，以正卿分司然後逝。人之飲馔可肆心而越分乎？

王達爲湖南轉運使，永州何僂姑者，曾遇異人，得道術，迹甚奇怪。士大夫多訪其居，王行部至永，要詣舟中，留宿數夕。魏瓘帥長沙，與之不協，遂聞諸朝云：達取無夫婦人，宿于船，由是罷。魏所言雖險妄，而達爲使者，舉措殊弗遠嫌，取人指目，亦未得無罪焉。古人於寡婦之子，非見焉不與之友，可弗念哉。


賈文元未及誕彌之月，母夢人遺之一冠，旣寤猶記其形制，繪以示人，乃貂蟬冠也。後公位躋侍中，告薨，王荊公作挽詞云：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侍紫陽宮。述其事也。

張鄧公在相位，喪閨女，凡上書薄福字。趙悅道止一子，守成都日，化去，得訃寫冤家字於書背，制服哀慟，已而無復悲思。茲亦近時宗工中之達者也。

王元之淳化中在禁從，八月晦日，夢賦詩上前，旣悟，惟記一句云：九日山中見菊花，莫喻其然也。翌日，授商州團練副使，孟冬初，抵官所，菊紛盈於目，神先告乎，竟淹徊於翰林，坎珂於外，弗踰大用而亡，亦詩識爾，豈偶然哉。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時生，韓忠獻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時生，昔有善術者云：富命

可及九分。韓不及一二分。功名祿位弗相上下。論者莫以爲然。厥後忠獻薨時。才年六十。文忠還政。優游自適十年。方捐館。壽八十。始信術之精微也。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horse and clouds at the top. The horse is black and white, facing left, with a rider. The clouds are stylized and swirling. The border continues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wirling lines.

桐陰舊話

韓元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歷代小史古今說海學海

類編皆收有此書歷代字

多脫佚故據說海本排印

桐陰舊話

宋 吏部尙書韓元吉無咎撰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與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爲藥王云。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並列，有泉漭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塘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斲石爲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爲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至別，割氈爲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鄆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媾不絕。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門客，本傳云：依所親，趙况，其是乎。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卽令

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諭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嫺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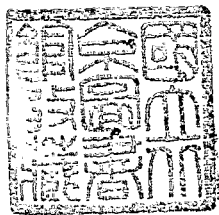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筭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隲。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尙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

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職方諱釋。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爲應。

莊敏公諱纘。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臙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旣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敍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三十年五月五日
駁 書 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錄筆軒東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鎮朱

G一七六九上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黃聿祥 楊靜齋 張嘯天)



4

2761